

# 另類多元的 鄉郊空間地圖

鄒崇銘

前香港理工大學講師、  
土地教育基金董事

尤記得在中學唸地理科的時候，曾學過一個叫「心理地圖」(mental map) 的概念。同學們在沒有正規地圖參照的情況下，各自憑主觀印象畫出我們生活周遭的環境。完全可以想像，即使是描畫同一個地方的物事，各人得出的圖像卻可以差天共地。

後來看了同學董啟章的著名小說集《地圖集》(1997)，可說是藉文學創作的想像，將心理地圖此一概念發揮極致。書中借用了未來考古學家的目光，對「城」(即香港) 的各種地理標誌和景觀，進行了亦假亦真的創意聯想——書中記載的各個地方，既有對客觀景物的描述，亦滲入了人們對這城市的各種回憶、感受和幻想。

然而，到底甚麼才算是「客觀」呢？只要簡單打開一幅通用的香港地圖，你便可以輕易發現維港兩岸城區的大片灰紫色，還有貫通各區幹道和鐵路的紅線和黑線。在這些已發展地帶以外，則存在著廣闊的青綠色以及深淺藍色，代表著大片的鄉郊野地和河川湖塘等。這些地圖固然皆建基於嚴謹的測繪程序，但選擇放入甚麼、剔除甚麼；側重甚麼、忽視甚麼，卻必然是個充斥著權力角力的過程——我們常見以色列線條拼貼的地圖，多少反映了都市化專業規劃、僵化功能劃分的思維模式。

這些由專業和官方主導的空間想像，多少均有利於我們以更「現代化」、「工業化」、市場價值和效率至上的角度，去理解以至使用我們的城市，安排我們的日常生活模式。如果說這種想像有甚麼優點的話，那或許是它能匯集人力和資源，聚焦在政府或財團認可的發展方向，確保權貴挑選的活動和產業真能呈現優勢，官方認可的生活方式大家都欣然追隨——而作為銅幣的另一面，便是預先抹煞了多元的城市發展想像，否定了市民建構另類生活方式的可能。

執筆至此，你大概已清晰發現，這絕非只是一個地理課題，也非單是個社會經濟課題，它更是個極為政治化的課題——當香港的掌權者，竭力要把政治和社會經濟課題劃清界線，

你自然亦會深明，這只是一套自欺欺人的語言迷障。

在《開放合作：釋放香港社群力手冊》(2016)一書中，我曾提及當年的聯合國 HABITAT III，將主題訂為「我們想要的未來，我們需要的城市」(The Future We Want, The City We Need)。大概就連三歲小孩也已開始明白，甚麼是「想要」(want)、甚麼是「需要」(need)，知道不應亂花金錢去滿足一時的消費衝動。但我們的城市卻總是背道而馳，將物欲豐盛看成是生活的全部，不斷盲目把消費主義推向極致。

在資本主義社會，就算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，主流經濟學家也會想方設法說成是，總之就是要支撐經濟不斷高速發展。香港財政司司長每年預算案都「派糖」，目的當然並非改善市民生活，謀求市民福祉，只是為了刺激消費，保住香港經濟不會繼續「插水」。

事實上，我們大部分人需要的，卻是城市衛生、健康食物、環境保護、生物多樣性、文化承傳、均衡社區……大多被認為是欠缺競爭力、不被計算入 GDP 的領域。我曾稱之為「灰姑娘式」的經濟活動——灰頭土臉、總是被嫌棄；克勤克儉，卻總抬不起頭做人。人們寄望有天「灰姑娘」能遇上王子，但與其守株待兔，又能否放遠目光、未雨綢繆？

從如此一個宏觀角度出發，也許更能彰顯「有種大嶼學徒計劃」的意義。它為我們帶來了在維港兩岸市區以外、看待這座城市的不一樣的角度，為我們開啟了多元發展的想像。學徒通過對鄉村生產者更深入的認識，不但看見了另類生活模式的各種選擇，同時亦發現了滙聚在地和外來社群力量、推動鄉村社區營造的巨大潛能。

近兩年過去了，看到子維、Virginia、Skyler 和 Christy 合寫的這份手記，不但是計劃進程一個異常詳盡的紀錄，它同時亦是一幅活生生的地圖，大大地豐富了我們對這個城市的空間認知，並開拓了未來各種可能性的空間想像。



# 人鄉，看見不一樣的 大嶼山

樊樂怡

創不同協作策劃人、

大嶼山居民

有幸獲土地教育基金／好老土團隊邀請寫序，大概是因為我的多重身份，以及與大嶼山和好老土的多種交集。

在文化界／社會創新界待了一陣子，自然會接觸到很多公民社會之中，很有意思的「朋友的朋友」，在不同的範疇和社區努力，龍子維就是這樣一位公民社會網友。前幾年聽說他搬到大嶼山散石灣村居住，才發現我們都是「盧亭之後」——阿龍家族來自散石灣，我父親的家族則來自大澳。有趣的是，阿龍從市區返回散石灣是為了方便在梅窩工作，推行事業的同時亦建立生活；大澳於我則是過時過節或消閒放假時才會回去的鄉下，生活重心始終在市區。

雖然彼此的「入鄉」程度不同，但我想我們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希望在漁村變國際大都會、發展至上的主流論述以外，尋找另一種理解和想像香港的方式。父母均是新界人的我，在新界的市區成長，鄉村經驗比上一代少，但比住在港九的朋友多，因而不時好奇：除了獅子山下，我們可否說說大帽山下、鳳凰山下，那些備受（以港九為中心的）主流城市視角忽視的香港故事？但是，因為自父母一輩已脫離鄉村，融入市區，自己跟真正在大澳生活的社群，始終有一段距離，以任何方式代言或介入都難免尷尬。

近年不少藝文界朋友遷入離島，除了尋求理想生活，更加在意各種連結社區的嘗試，諸如經營小店或作坊、出版社區誌、研究離島歷史文化、聯同各島同路人籌辦藝術節等等。一時之間，市區人發現原來在度假以外，「真的可以在離島生活」，而且不是片面印象中的波希米亞式生活。阿龍和土地教育基金另一成員 Virginia，正是兩位腳踏離島土地，矢志認真生活和經營社區的新島民。



書中有個「一小時生活圈」練習，邀請讀者了解自己的生活版圖和建立地理觀。兩三年前我從葵涌搬到東涌，出入比以往費勁得多，一小時生活圈涵蓋地點少了一大截，但也有些有趣的轉變，其一就是今後前往梅窩、大澳等大嶼地區，不比出港九費力。亦因此，身處大嶼山的所有相識，突然變成了我不難觸及的同島「街坊」。有一次，我就約了阿龍、土地教育基金的Steve和另外兩位大嶼居民在梅窩打羽毛球。說了這麼多，是想帶出書中提到的  
一個重點：一個地方並不只得一種理解方式，而一個人採用甚麼視角，也影響着他與地方的關係。阿龍常常說，一般人乘船前往梅窩，很容易以為沙灘就是這個地方的主角，自然亦會認定旅遊業就是唯一的未來。但如果我們調整視角，就會看見沙灘後方的廣闊農地及有待梳理的深厚歷史，而主流提倡的發展方向，就不那麼理所當然。

土地教育基金以梅窩為基地推動的「有種大嶼」計劃，在我接觸過的本地社區營造項目中可算非常獨特。策劃團隊包括梅窩原居民、從市區返回大嶼山鄉下的人、搬入坪洲尋找新生活的人……這個特別的組合，致使「有種大嶼」一開始就跟許多由社福或學術機構主導、機構成員主要以「職員」身份參與的社區項目有所不同。加上「有種大嶼」請在地生產者（農夫、工藝家）擔任導師、招募大嶼山居民及區外人作學徒，再以農墟吸引更多當區居民及他區市民大眾關注，包攬了不同年齡層、跟大嶼社區有不同遠近關係的人，層次之豐富、脈絡之獨特是本地項目中少見的。

推動「人文地景產」的實際發展並帶出全新的大嶼山論述，是「有種大嶼」的一大貢獻。項目的另一大成就，是以學徒計劃和農墟的方式推動社區營造，建立了從前難以想像的大嶼社群。很多人大概都有一種印象，感覺外人難以進入鄉村社群，正如我作為大澳人之後，因為不在區內生活，也無法想像如何介入。正因土地教育基金團隊的獨特組成，先天與社區已有某種關係，由他們聯繫在地生產者，預先打通部份經絡，創造出學徒能夠安心切入的落

腳點，再透過長期的在地學習，培育出凝聚力極強的社群。去年我以參加者身份，參與我的同事與土地教育基金合作舉辦的「大嶼遊學」活動，到訪「有種大嶼」導師之一——Danny的何氏果園，實地了解果園運作、涉及的大量農業技術和歷史文化，實在眼界大開，或者算是感受到「有種大嶼」學徒所經歷的百分之一吧。感謝土地教育基金團隊和各位導師開拓前述那種「安心落腳」的空間，讓外來視角與本地視角碰撞出別具意義的交流，從而讓區內外的人都獲得欣賞大嶼山的嶄新角度，看得見這片土地上充滿生命力的社群。

社區營造項目總是來來去去，無論意義有多好，沒參與其中的人難以掌握脈絡。多謝土地教育基金團隊編寫這本《有種大嶼：鄉郊社區營造手記》，期望他們的寶貴經驗，將會啟發讀者在各自的社區、各自的身位，尋找繼續深耕的可能。



第一部分：

鄉郊仲有咩好搞？

梅窩未完成的社區營造實驗

龍子維

©2023 土地教育基金  
All Rights Reserved

實行了一年半的項目，究竟有甚麼經驗可以留給其他人？

這本書的結構很有趣，四個部分分別由我、Virginia、Skyler 及 Christy 撰寫，形式上很難統一，理由是大家的身份，分別是計劃的始作俑者、設計者、執行者及評估者。但這書寫的結構也反映整個項目的混雜性，基本由 Day 1 開始，團隊就不斷地進行調整和實驗，因為大家相信社區營造的本質，就是由多元社區衍生的碰撞，很難用單一框架去看整件事。

以下的行文，是針對整個項目的後設分析 (meta-analysis)，進行項目之前，曾經設想過套用「通用社會成果」(generic social outcomes) 的框架，來為項目進行評估。兩年過後，外在環境改變，遂有這篇文章，反思其實這個項目，究竟是想進行一個甚麼形式的社會實驗；假如社會效益其中一個衡量指標，是如何強化社區網絡，我們是否又可以不單純用「增加社會資本」的角度，去理解我們身處的鄉郊社區？

## 1 安身立命的基础

起這個題「好老土」，因為安身立命是中國儒家思想的重要課題，如果轉個西方哲學的講法，人就是會尋找意義的動物。亞里士多德更斷言，人本質上是政治動物 [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(social) animal]，這裡的「政治」，亦可引伸為政治社群去理解。問題是，這種意義往何處尋？又是誰可以定義？

我想大家也會同意，工作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但在現代社會，工作變得零碎、精專而單一，參加「有種大嶼學徒計劃」的人，分享時就一再提及，希望可以在日常重覆而又徒勞無功的工作當中跳脫出來，去到鄉郊環境，重新發掘生命的意義。



My Little Airport 《西西弗斯之歌》好掌握到這種「徒勞無功」的本質：

……

呢年嚟我有幾份兼職

其中嘅一份

係幫啲馬迷落注

係電話投注中心

喺裡面我識唔到朋友

返工食飯都係一個人

我已經悶到抽筋

但要維生我諗到一個方法抗衡

我既緊張又興奮

同時又扮晒殷勤

喺呢個心情咁複雜嘅搏鬥裡面

我開始搵到工作嘅快感

(作詞：林阿丕)

不肯定讀者有否做過服務業前線的工。我就曾經做過書店的收銀員，好體會到歌詞那種「我既緊張又興奮，同時又扮晒殷勤」的心情，因為個體的力量實在很渺小，能夠在日常抗擊生命荒謬的其中一種形式，就是蔑視那種「徒勞無功」的重覆，令「我成世人都要做重覆無意義工作」的觀念，不再是懲罰人生的金剛圈。



重覆的工作也可以很有意義。「有種大嶼」項目的農夫、藍染手作者及木工社區回收者，都必須借助重覆的工序，達致技藝的精進。這種對生命意義的理解，驟眼看來是由個體出發的自由觀，意義由個體定義，是相對而非絕對的。然而，對於活出怎麼樣的人生才較有價值，無法脫離於人所在的社區脈絡去理解。無根的自由是否真正的自由？這正正是現代社會，尤其是近幾年離開香港、無數盡力活出第二人生的朋友，希望可以回答的問題。

香港近20年掀起本土社區及文化保育的思潮，就是對單一搵錢至上城市觀的反撲：如果個體自由不一定透過賺大錢搵好工來達致，那會是怎麼樣的一種自由？

當代影響力最大的兩大思潮——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，實際上就是一套闡述人安身立命基礎的政治觀。兩者同樣重視個體自由，關鍵在於，我們對於自由及自身生命意義的理解，是著重於個體的我完成，以完滿人生重要的人生計劃 (life projects) 為目標；還是較著重社群賦予的身份認同，個體如何與社群建立緊密的關係，以理解所完成人生計劃的意義和價值。這是近年本土思潮與本地生產潮流的根本，亦是社區營造之所以要營造的終極目標，「人文地景產」，其實缺一不可。

如果說整個項目有所謂的時代意義，就在於如何運用環境賦予既有的資源，盡力去開拓可能性，在一片社區無事可做的氣氛之中，創造實踐空間，建立以社區產業為核心的組織網絡；在「消極自由」極力被壓縮的當下，個體可以依附社區網絡，找尋自我實現的空間，拒絕活在只有服從和離開過新生活的二元世界，以「積極自由」打破無力感。這種自我轉化，可能就是最重要的「社會效益」。<sup>1</sup>

1 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：在1958年，英國哲學家以賽亞·柏林 (Sir Isaiah Berlin) 提出「兩種自由概念」，其中消極自由意指「免於……的自由」，強調個人權利和邊界；積極自由則是「去做……的自由」，強調個人意志的實踐。

鄉郊社區營造手記

人 有 種

大 嶼

鄉郊社區營造手記

有 種

大 嶼

鄉郊社區營造

鄉郊社區營造手記

區營造手記

有 種

區營造手記

撰稿：龍子維、劉君宇、黃煒彤、高君倩  
 編輯：劉君宇  
 插畫：Kate Waterwood、Josephine Lai  
 設計：Forrest Lau  
 攝影：Ray Leung、柏齊、John Lam、Justin 等  
 協力：伍雋穎、Jess Tan  
 出版：土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 
 地址：大嶼山梅窩鄉事會路33號地下  
 電郵：info@landeducationfoundationhk.org  
 印刷：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 
 版次：2023年6月初版  
 國際書號：978-988-70120-0-9  
 定價：港幣150元正  
 ©2023 土地教育基金  
 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©2023 土地教育基金  
All Rights Reserved